



大象洞奇观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蒋兴强

暮春的大巴山，溪涧生凉，承情达州市创作中心邀请，循着山脉脉络，踏入宣汉县巴山大峡谷腹地。山风携着夜雨的湿润，拂去一路尘嚣，导游小谢引着我们穿行于苍岩青藤间，不多时，一处隐在崖壁间的洞口豁然显现。它无张扬形态，无人工雕饰，似大地轻启的扉页，静静吞吐着远古的地气与意绪，这便是大象洞，藏着巴山深处的地质奇景，更镌刻着巴人部族的千年风骨。

1

拾级踏入洞口，一步之隔，便将人间暮春的暖光隔绝在外，跌入恒温17℃的地下秘境。洞内湿润静谧，连呼吸都不自觉放慢，生怕惊扰了这沉睡千万年的地心梦境。

初入洞道狭窄，仅容一人侧身而过，岩壁粗砺，带着钙化沉积的颗粒质感，随手轻拂，能触到水流亿万年磨洗的温润与流痕。头顶钟乳石如冰凌倒悬，长短错落，细若指尖，粗如合抱，顶端悬着一滴晶莹水珠，仿佛凝固，久久不落。

行数十步，洞厅豁然开阔，穹顶高耸近30米，宛若倒扣的苍穹，气势恢宏。无数石幔从穹顶垂落，层层叠叠，似银河飞瀑，如仙女晾晒的素色锦练，在柔光下泛着温润乳白。脚下石笋拔地而起，与钟乳遥相呼应，有的相接成柱，顶天立地，撑起这方地下宫殿；有的悄生漫长，圆润饱满，如春笋破土，静待

下一个千年的圆满。我们驻足凝望，快门轻响，自然之奇与心底的震撼，悄然交织。

洞厅中央，那尊浑然天成的石象，便是大象洞的魂灵所在。非人工雕琢，全凭天地造化，巨型钟乳与石笋无缝相接，身形轮廓与巨象形酷似，栩栩如生。象鼻轻垂地面，像俯身汲取地脉甘泉；双耳舒展，尽显敦厚之态；四肢敦实，稳稳立于台地之上，脊背宽阔，仿若能承载千钧之物；最妙是象眼，天然凹陷处二目有神，于光影流转间，蕴含万年沧桑，更透着悲悯温润，让人恍惚觉得，这石象随时会睁眼起身，诉说远古过往。

光影变幻，白象虚影与石身交叠，仿佛远古神象跨越时光而来。小谢娓娓道来巴人传说：远古巴国初立，巴王廪君拓土守疆，神象白牙伴其左右，忠勇无双。外敌来犯，白牙冲入敌阵，护巴人家园，因身中毒箭，奔入此洞，血肉化尘，精气凝石，化作这尊石象，永世镇守巴山故土。石象，早已不是单纯的地质奇观，而是巴人忠勇风骨的凝结，是刻在部族血脉里的基因密码，是巴人的根与魂。

2

循着螺旋步道下行，踏入大象洞第二层，这里更显幽深，洞道曲折，洞中有洞，宛若天然地下迷宫。岩壁钙化愈发精巧，石花、石葡萄、石珊瑚簇串，在灯光下如水晶雕琢，每一处都是水滴千万年的匠心之作，移步换景，皆是天工。

行至洞厅深处，蓦然空旷开阔，一幅“巴蛇吞象”的天然奇景撞入眼帘。岩壁

之上，石蛇蜿蜒盘踞，鳞片纹理清晰可辨，蛇头高昂，巨口大张，正对中央石象，一象一蛇，巍然对峙，将《山海经》中的古老传说，化作触手可及的实景。相传这巴蛇本是山神所化，后心生贪念，妄图称霸巴山，欲吞神象白牙汲取力量，二者在洞内殊死搏杀，最终同归于尽。巴蛇化石，戾气犹存；神象凝岩，巍若磐物，一邪一正，一攻一守，定格成亿万年的对峙，诉说着巴山大地善恶分明与守正不屈的民风。

对峙之侧，光影骤亮，白虎虚影踏光而来，威风凛凛，跃于石瀑之上，这便是巴人图腾之魂。巴人自古奉白虎为先祖化身，以白虎为信仰，敬其勇猛威严，念其守护部族。传说神象与巴蛇大战时，白虎飞身相助，虎啸震彻洞壁，助白牙制衡邪祟，战后化作石影，与石象相守，虎视邪蛇，护一方安宁。岩壁间散落的小型白虎石影，或蹲或立，或跃或啸，与中央图腾相映，绘就一幅巴人图腾长卷，让这份古老信仰，在幽洞内外生生不息。

洞底一汪钙化浅池，清澈见底，池水倒映石瀑、石蛇、白虎，天光与洞光交融，虚实难辨。置身其间，仿佛穿越回到远古巴地，耳闻战鼓擂动，号角呜咽，目睹巴人勇士浴血奋战，人文与自然，在此得以完美相融。幽洞不再只是地质奇观，更成了巴人文化的载体，承载着千年传说与民族风骨。

3

大象洞的美，从来不止于形神兼备的奇石，也不止于源远流长的传说，更在于时光的耐心雕琢，在于每一滴水书写

的岁月诗篇。这里是天然的钙化博物馆，每一寸岩壁，每一根钟乳，都是水滴历经亿万年坚守的杰作，无声诉说着时光的力量。

一滴水，从巴山岩层中渗出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滴落。千百年、千万年，清脆的滴答声，是时光的足音；碳酸钙慢慢沉积凝结，终成钟乳、石笋、石幔、石瀑，造就这方地下奇境。这是地球最温柔也最执着的创作，无刀斧雕琢，唯岁月浸润，将平凡岩石，化作震撼人心的美景。洞内钟乳大多仍在生长，一滴水珠落下，为石笋添一毫米高度，而这一毫米，便是百年光阴，站在洞中央，静心聆听水滴轻响，触摸时间的质感和自然的力量与坚韧。

听着水滴声，踏着斑斓的光影，穿过虬劲的古树、密织的苍藤，石花如星，石笋如林，石幔如纱，步步皆奇景，眼暇藏意韵，仿佛行走在时光隧道，与远古巴人同行，听着巴人歌谣，看到了巴山岁月的足迹。

沿步道下行，光线渐明，习习山风与啾啾鸟鸣，扑面而来。回首大象洞，洞口如深邃的眼眸，凝望着巴山层峦，在为巴山儿女祈福；而洞里的奇景与风骨，已永远漾刻在了人们心底。

我与山城文学社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樊家勤

2025年岁末，重庆市渝中区作家协会举办了“山城文学社”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。社员们纷纷发言，回忆那段热血沸腾、激情满怀的岁月。作为社员之一，我与“山城文学社”有什么故事呢？

1

40多年前的一个下午，渝中区（当时叫市中区）文化馆通知我开会。会后，馆里的钟梦斯老师请大家去文化馆外、靠新华路路边的餐馆吃饭。席间，他说：“《文化生活》报发行得不错，大家要团结，积极创作。”

那时“山城文学社”还没有成立，但我已经在写作了。

当时，渝中区在全国较早开展职工联合学校，开设了大专班。招生考试场地设在大阳沟（现大都会），要写一篇作文。那时我虽然在写作，但对我来说，写作文也

有些难。还好，我以61分的成绩入了学，这分数，或许是阅卷老师手下留情了。

学校最初在中山四路小学，市文化宫里面也有教学点，后来搬到桂花园，再后来又成了“重庆市职工大学”的分部。在学校，我与“山城文学社”渐渐走近。

学习期间，我认识了胡培生和谢向全，三人耍得最好，被戏称为“三家村”。下午课后，我们常去两路口波浪房子下面（现希尔顿楼下）的一家面馆吃面。吃后返回桂花园，晚上接着上课。他们两个人后来都成为“山城文学社”社员。

胡培生鼓励我投稿。他让我把稿子写出来给他看，有时在课堂上就帮我修改。他和谢向全还带我去渝中区解放西路的《重庆日报》编辑部参观，编辑老师也鼓励我多写稿。

2

我当时的的工作很难得到一手素材，对写作不利，便申请调到渝中区公安分局搞刑侦。工作忙了，但素材多了，我写了不少新闻、通讯、报告文学等，发表的也多起来。

因为工作单位离得近，我常去谢向全单位。他给我说“山城文学社”在渝中区文化馆搞活动、开讲座；还说起去大宁河采风的事，回来很快写出稿子，说得我心里痒痒的。

一天，我独自去了文化馆，在一间屋里见到一位叫龚毅的编辑。屋里只有我们两人，便聊起了“山城文学社”的情况，他让我写稿。后来我把稿子寄给他，

他很认真地在上面修改、批注后退回。1986年第三期《文化生活》报发表了我的小说《同心》。这前后，胡培生发表了《赶末班车的年轻人》，谢向全发表了《今年流行酸菜鱼》。

后来因工作忙，我少与“山城文学社”联系，但受其影响，写稿没有停止，而且干劲还很大。那时，我在单位档案室工作，时间相对宽裕一些。当我在档案里看到周恩来的片言只语时，灵感被激发了，我下定决心用一段时间主写这方面的题材。

一天，谢向全给我说，他在单位办了一份内刊（资料），叫我给他投稿，我就把写贺龙的稿子摘选了一部分发给他。这个时候，我写的《周恩来在重庆》和《贺龙在西南》还没有正式成稿。

3

关于贺龙在西南的故事，我曾读过马识途写贺龙配合刘邓大军由陕入川解放成都的作品，也读过贺捷生写她父亲的文章等，但总觉得意犹未尽。

我向出版社交了《周恩来在重庆》后，又应承下来写贺龙，随即着手搜集资料，写出了《贺龙在西南》。

《贺龙在西南》出版后，对于封面还有过讨论。有朋友建议用一张照片更好，那张照片是在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门前拍的，上面有邓小平、刘伯承、贺龙等人。

重庆大学教授石孝殊是石青阳的后代，在报上看到摘登的《贺龙在西南》后，来到我单位长谈许久，因为书中写到了石青阳的故事。后来他们编写了一份家庭简谱，专门寄给我，里面写到了石青阳。

新华书店这样评价《贺龙在西南》：“本书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精神，遵照‘史文结合，以史

为主，文为史服务’‘既要有可信性，又要有可读性’等原则，按历史本来面目秉笔直书。”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党校、军队里，这本书常被列为了解那段历史的生动材料、党史学习教育的辅助读本。

2026年春节期间，从罗光毅发给我的“山城文学社”社员通讯来看，上面列有60多位社员，据说还不全。

这个在重庆较早成立的文学组织，至今还有多位社员活跃在文坛，且硕果累累。如写有《饥饿的女儿》《上海王》等作品的虹影；又如刘清泉，出版有《永远在隔壁》《101个可能》等诗集，曾获中国新诗研究所“新诗百年百位最具有实力诗人奖”；还有岳非丘，长篇报告文学《安民为天》获重庆首届“十佳渝版图书”奖，著有不少影视剧剧本等。

“山城文学社”于我，是锻炼写作的园地，是结交文友的桥梁，是互相扶持的平台。感谢“山城文学社”！

